

DOI:10.13288/j.11-2166/r.2026.07.017

百 家 园

《伤寒杂病论》中枳实功效再探讨

甄晨^{1,2}, 梁锐霆^{1,2}, 刘树林^{1,3}✉

1. 广州中医药大学, 广东省广州市机场路12号, 510006; 2.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3.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摘要] 针对因枳实药物基原变迁而引发的《伤寒杂病论》中方药功效理解问题, 通过历史源流梳理与方药理论探讨, 再讨论汉代枳实的功效理论。历史源流梳理表明, 枳实基原经历从汉唐枸橘成熟果皮至宋以后酸橙幼果的演变, 此过程强化了“破气消积”作用, 却导致后世药性理论与汉代枳实应用脱节。对《伤寒杂病论》中含枳实方剂及相关配伍分析发现, 其功效与《名医别录》所载高度相似, 作用趋势高度依赖配伍, 病位广泛覆盖胸腹, 并未专攻下焦。因此, 要准确把握《伤寒杂病论》中枳实功效, 须回归其汉代基原(枸橘成熟果皮)的语境, 其性用更偏于宣散通结, 而非峻烈破气。

[关键词] 枳实; 本草考证; 《伤寒杂病论》; 药物功效

枳实是临床常用药物, 其来源为芸香科植物酸橙 *Citrus aurantium* L. 及其栽培变种或甜橙 *Citrus sinensis* (L.) Osbeck 的干燥幼果^[1]。枳实最早记载于汉代《神农本草经》, 同时期《伤寒杂病论》中已广泛应用于治疗阳明病、胸痹、腹满等病证。其治疗相关疾病的机制经长期临床实践被总结为破气消积、化痰除痞^[2], 从而形成了枳实破气、辛窜的普遍药性认识, 枳实在《伤寒杂病论》中的功效也在此基础上得到建构及演化。已有学者^[3-4]通过归纳《伤寒杂病论》中枳实的功效提出其作用特点主要为“降泄”, 功能行气消痞、消积导滞。然而, 近年来的本草考证^[5-6]表明, 自药用以来, 枳实的基原发生了显著变化。汉唐时期主要使用枸橘作为枳实的来源, 至宋代始逐渐被酸橙所取代。基于这一考证结果, 有必要重新探讨《伤寒杂病论》中枳实的实际功效, 故本研究从历史源流考证、理论探讨、药性理论反思三个维度, 对这一问题进行论证。

1 枳实历史源流梳理

1.1 枳实基原与应用的演变

枳实临床功用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 即“主大风在皮肤中如麻豆, 苦痒, 除寒热结, 止利,

长肌肉, 利五脏, 益气轻身”^[7]。其后《名医别录》进一步补充, 谓其“主除胸胁痰癖, 逐停水, 破结实, 消胀满、心下急、痞痛、逆气、胁风痛, 安胃气、止溏泄, 明目”^[8]。至南北朝时期《本草经集注》言其“主治大风在皮肤中, 如麻豆苦痒, 除寒热热结, 止痢。长肌肉, 利五脏, 益气, 轻身。除胸胁痰癖, 逐停水, 破结实, 消胀满, 心下急、痞痛、逆气、胁风痛, 安胃气, 止溏泄, 明目”^[9], 基本沿用前代记载。考其基原, 唐以前所用枳实主要为芸香科植物枸橘的成熟果实, 采收于“九月十月”(约公历10~11月), 入药时常去核瓢使用^[5]。

唐代本草典籍在功用记述上多沿用前说^[10]。然此时已出现枳实、枳壳的药用分化, 所称“枳壳”在药用部位上更接近于汉代“枳实”, 而“枳实”开始不再去核瓢^[5]。二者性味功效亦渐区分, 如《证类本草》记载为“(枳壳)使, 主肠风痔疾, 心腹结气, 两胁胀虚, 关膈拥塞”, 而“(枳实)臣, 主上气喘咳, 肾内冷伤, 阴痿而有气, 加而用之”^[11]。《本草拾遗》则进一步提出“《本经》采实用, 九月、十月, 不如七月、八月, 既厚且辛”^[12], 表明当时已倾向于选用未成熟果实用药, 透露出强化其“理气”作用的演变趋势。故此阶段, 枳实基原仍为枸橘, 但已转为采收其未成熟果实(农历七月、八月, 约公历9~10月), 且不去核瓢。

基金项目: 广州市科学技术局 2025 年度市校(院)企联合资助项目(2025A03J3995); 广东省中医药局指令(委托)性项目(20243003)

✉ 通讯作者: 279472851@qq.com

宋代以降,酸橙逐渐取代枸橘,成为枳实的“正品”基原^[5]。在功效认识上,《本草衍义》明确提出“(枳实)性酷而速……(枳壳)性详而缓”^[13],进一步厘清了二者的药性差异。金元至明清时期,临床药物理论体系逐步完善,基本确定了枳实、枳壳具有理气、化痰、消积、除痞的功效,并形成“枳壳治高,枳实治低”“枳实入里,枳壳走外”等用法药象^[10]。受基原改变的影响,枳实“理气”作用在认识上不断强化,最后凝练为“破气”的认识^[10]。此阶段,枳实来源确定为酸橙的未成熟果实,采收期仍为农历七月、八月,且不去核瓢。

在长期历史演变中,枳实的药物基原、药用部位及采收加工发生了显著的变迁。具体表现为:1)基原从汉唐时期枸橘转变为宋代以后的酸橙;2)药用部位从未成熟果实的果皮演变为完整幼果;3)采收加工由去核及中瓢、农历九至十月采收,改为不去核瓢、农历七至八月采收。现代药理成分研究^[14]表明,枸橘虽含有枳实、枳壳的指标成分辛弗林、柚皮苷,但其含量远低于枳实、枳壳。枳实、枳壳中辛弗林、橙皮苷等成分含量随采收时间推迟而递减,而这些成分具有促进小肠推进、调节胃肠激素分泌、加速胃排空等作用^[15],推测其可能为枳实发挥“破气除痞”功效的潜在物质基础。

1.2 枳实药性古今认识差异

然而,这种破气作用更强的枳实是否完全契合《伤寒杂病论》等典籍所记载的功效,仍需审慎考虑。李时珍曾质疑“壳治上,实治下”之说,认为“实不独治下,而壳不独治上也。盖自飞门至魄门,皆肺主之,三焦相通,一气而已”^[16]。周岩^[17]、邹澍^[18]等在解释《神农本草经》中枳实“主大风在皮肤中如麻豆,苦痒”时亦存在分歧,邹澍基于“主胸以下滞气……枳实之性原向下”的观点,将此类症状归因于“寒热结”,认为枳实通过“除寒热结”间接起效;而周岩则根据“壳治上、实治下”之理,提出枳壳更适用于治疗这类症状。究其根源,宋以后医家在使用枳实时,多未充分关注其基原与药用部位已发生变更,从而将后世枳实的药性理论直接用于解释汉代方剂,引发若干理解问题。

综上所述,历史上枳实的基原与应用发生了显著变迁。受历史条件所限,后世医家未能充分认识到基原变更对药效的影响,以致在解释汉唐典籍时出现理论衔接问题。因此,有必要回归汉代本草文

献《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重新探讨《伤寒杂病论》中枳实的功效。

2 《伤寒杂病论》中枳实功效的理论探讨

《伤寒杂病论》应用枳实的方剂共有 18 方,其中《伤寒论》7 方、《金匮要略》11 方,涉及太阳病、阳明病、少阴病、胸痹病、水气病等多种病症。枳实常与厚朴、芍药配伍形成固定药对,枳实、厚朴配伍见于 8 方,枳实、芍药配伍见于 4 方。下文以此两类药对为主,结合其他配伍分析枳实的功效特点。

2.1 枳实、厚朴组合:破气分结滞,开胃肠壅塞

在 8 首枳实、厚朴配伍方中,6 首与大黄同用,相关症状、方剂、煎服法对比见表 1 (请扫描本文二维码获取)。其中,小承气汤、厚朴大黄汤、厚朴三物汤药味相同而剂量各异,可通过比较三者分析枳实功效。小承气汤主治热、实结于胃肠所致腹满大便硬,病位相对偏上,枳实、厚朴剂量最轻,煎煮时间最短;厚朴三物汤主治热、实深结于肠道,腹痛、便秘明显,病位偏下,故枳实、厚朴剂量最大,煎煮时间最长;厚朴大黄汤主水、热互结于胸膈所致胸满,病位偏上,枳实、厚朴剂量及煎煮时间居中。三方对比表明,在大黄剂量相同条件下,厚朴三物汤通过增加枳实、厚朴用量与煎煮时间,增加破结下行之力;在厚朴剂量相近时(厚朴一尺约等于 30.1 g^[19],二两约等于 31.2 g^[20]),厚朴大黄汤通过增加大黄、枳实剂量兼顾逐水与泻热。可见,厚朴与大黄是引导方剂作用趋势的关键,枳实虽性“苦寒”偏降,但其作用趋势需借助他药引导。

在无大黄配伍的栀子厚朴汤与枳实薤白桂枝汤中,前者为热邪结于心胃,气机阻滞而见心烦、腹满;后者为寒结胸胃,胸阳受阻、胃气不和致胸痹、心中痞。二方枳实、厚朴用量相同而煎法有别,枳实薤白桂枝汤先煎枳实、厚朴,余药仅煮数沸;栀子厚朴汤三药同煮。结合前文,枳实、厚朴配伍总体趋势偏下,能解气分结滞。与栀子相配可清心胃郁热,与桂枝、薤白、瓜蒌则能上通胸中寒痹,中化胃中结气。

枳实、厚朴配伍通过剂量、煎煮方式可作用于不同部位的气滞水停证。在 8 首方中,枳实主要功效为除痰癖、逐停水、破结实、消胀满、除痞痛、下逆气,所涉病位包括胸膈、胃脘、腹部,关联脏腑为肺、胃、肝、大小肠。

2.2 枳实、芍药组合：行气活血，解腹痛烦满

枳实芍药散为枳实、芍药配伍基础方，其余 3 方为四逆散、麻子仁丸与大柴胡汤。相关症状、剂量比较见附表 2（请扫描本文二维码获取）。枳实芍药散主治邪阻血脉，气血瘀滞化热导致的腹痛、烦满，枳实、芍药等分；四逆散为邪结腹部，气水运行失调，二者亦等分；麻子仁丸为热迫津液外泄，津亏便硬，枳实、芍药各半斤；大柴胡汤为邪犯三焦与胃脘，枳实四枚、芍药三两。除麻子仁丸外其余三方皆见腹（胃）痛症状。结合枳实“消胀满、痞痛”与芍药“除血痹，破坚积，通顺血脉”之效，可知该配伍适用于气血瘀滞化热之腹痛烦满。四逆散、大柴胡汤皆是热邪与脘腹疼痛，故符合枳实、芍药配伍病机。从剂量看，枳实芍药散、四逆散、麻子仁丸中枳实、芍药比例接近 1:1，提示枳芍常等量使用以协同增效，由此可进一步推知大柴胡汤中枳实、芍药剂量也应相同，即枳实四枚剂量约等于芍药三两（按一两约 15.625 g 计，一枚约 11.6 g^[20]）。

枳芍配伍主要用于气血瘀滞化热之腹部（胃脘）痛满，其病位与枳实、厚朴配伍有所区别。枳实在此发挥“消胀满、心下急、痞痛……止溇泄”之功，涉及的病位在腹部，关联脾、胃、大小肠。关于芍药的现代选用，由于汉代芍药功效、品种更接近于现代赤芍^[21]，结合现代白芍、赤芍的对比研究^[22-23]及枳实芍药配伍的理论分析认为，应首选活血更强的赤芍与枳实配伍。

2.3 枳实、白术散水化坚，枳实、生姜调气泄浊

除枳实、厚朴配伍外，枳实还常与白术（2 方）、生姜（3 方）配伍。枳实与白术配伍的枳术汤主证病位在胃脘，主要病机为水气互结于胃脘，枳实用量为 18 方汤剂中最大，方后注“腹中软，即当散也”突出其散结之功，配合白术“消痰水，除心下急满”，共奏逐水散结之效。枳实与白术配伍的茯苓饮主治心胸气虚、痰饮停聚之气满，亦取枳实“逐停水”与白术“消痰水”之功。

枳实、生姜配伍见于橘枳姜汤、桂枝生姜枳实汤与茯苓饮。前两方出自《金匱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治》：橘枳姜汤主治寒凝气滞之胸痹短气，生姜、枳实用量分别为半斤、三两；桂枝生姜枳实汤主治痰水阻胃、气逆心胃，生姜、枳实分别为三两、五枚。二者皆见气滞、短气，病位偏上，治宜辛散宣通。生姜“主胸满咳逆上气”，桂枝“主上气咳逆”，橘皮“主胸中痞热邪气”，三药皆具辛散

上行之性。枳实虽性偏苦降，但在方中可能“去性存用”，发挥“除胸胁痰癖……破结实”之效。

枳实、白术配伍主要用于水气互结之胃肠病，枳实、生姜配伍多用于心胸气滞水停之证。枳实在此类方中作用趋势不显，多依托他药引导，功效集中于“除胸胁痰癖，逐停水，破结实，消胀满”，病位涉及心胸与腹部，关联心、肺、脾、胃。

通过上述配伍可知，《伤寒杂病论》中枳实的功效主要体现为除痰癖，逐停水，破结实，消胀满、心下急、除痞痛、下逆气，其所治病位涉及胸腹，关联心、肺、肝、脾、胃、大小肠等脏腑。《名医别录》所载枳实功效与《伤寒杂病论》中枳实之用高度吻合。相较之下，《神农本草经》所言“主大风在皮肤中如麻豆，苦痒，除寒热结，止利，长肌肉，利五脏，益气轻身”等内容在《伤寒杂病论》中并未见到。在具体运用中，枳实与厚朴配伍重在行气消胀，其作用趋势受厚朴剂量与煎法影响；与芍药配伍则调气活血，多用于腹痛烦满，二者常等量使用；在胸痹、水气病相关方中，配白术重在化坚散结，配生姜则散气泄浊。整体而言，枳实本身作用趋势不明显，常通过配伍他药以调节药力方向及作用部位。

3 枳实本草理论的再探讨

3.1 枳实历史源流中的矛盾解读

枳实经历了从枸橘成熟果皮到酸橙幼果的基原演变，其后又从酸橙未成熟果皮中分离出枳壳单独药用。从药用部位来看，作为果皮的枳壳更接近于汉代所用枳实（枸橘成熟果皮）的特征。李时珍提出“实不独治下，壳不独治上”的观点，可视为在历史条件限制下对枳实、枳壳功效异同的反思。张仲景所用为枸橘成熟果皮，其色黄、质薄，与橘皮形态相近，故作用趋势可能较后世酸橙枳实更为偏上。这或可解释李时珍对“仲景治上焦胸痹痞满用枳实”^[16]所产生的疑惑。

法象药理肇始于宋代，是传统医学在“天人相应”思想指导下构建药物理论的重要方式。其中“以皮治皮”之说^[24]，在临床上确有体现，如生姜皮、茯苓皮及五皮散（饮）等方药的应用。邹澍与周岩在阐释《神农本草经》枳实“主大风在皮肤中”条文时产生分歧，其根源亦在于此：邹澍因后世枳实“非皮”而认为其作用非直接走表，故归因于“除寒热结”的间接效应^[18]；周岩则从“壳治上、实治下”出发，认为枳壳为皮，更合“以皮治

皮”之理^[17]。然若明确汉代枳实基原为枸橼成熟果皮,则其治疗皮肤风痒的机理正可契合“以皮治皮”之法。邹澍与周岩因未能辨明枳实基原的历史变迁,故陷入枳实“非皮”的理论困境,邹澍以迂回方式维护理论体系,周岩则转而强调枳壳的适用性。

3.2 《伤寒杂病论》中枳实药物理论的再审视

基于上述考证与分析,现代以酸橙幼果为基原的枳实药性理论,与汉代所用枸橼成熟果皮之枳实存在本质差异,已难以直接适用于《伤寒杂病论》方剂的原始语境。为更准确地指导经方临床应用,有必要区分古今枳实之异,并在汉代用药背景下,重新审视其方剂中的原始功效。

现代药理研究^[14]表明,枸橼促胃肠动力作用的相关成分含量远低于枳实、枳壳。同时,枸橼成熟果皮较枳壳更薄,气味也相对淡薄。从枳实的基原变化历程可知,后世一直朝着增强“破气消积”方向演进。因此,枸橼对胃肠气滞的攻逐之力应弱于后世之枳实、枳壳,而其作为“皮类药”的特性,则可能更具走表、宣透之能,更适用于胸膈、皮肤等上部病症。

结合《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所载功效与《伤寒杂病论》方证分析,汉代枳实(枸橼成熟果皮)的功效特点为:长于行胸胁气滞、消痰水癖结、脘腹胀满,兼能走表达邪,主治病位偏上、偏表,涉及胸痹、痞满、皮肤风痒等症;其性虽偏苦降,但作用趋势相对缓和,且常通过配伍以实现调节作用趋势。与后世枳实相比,其“破气”之力较弱,而“宣通”“散结”之功较为突出。

由于汉代剂量与现代换算关系复杂,且枸橼古今临床应用数据不足、饮片应用范围不广,故在临床运用《伤寒杂病论》方剂时,建议根据枳实、枳壳功用差异分别选用:对于病位偏上、侧重于宣通胸胁气机的方剂(如枳实薤白桂枝汤、橘枳姜汤等),可参考汉代枳实“皮”的特性,在用药时酌情考虑选用枳壳;对于病位偏下、侧重于攻下肠腑结滞的方剂(如承气汤类),则可选用破气作用较强的枳实;与芍药配伍时,二者宜等量使用。

4 小结

本研究通过本草考证与理论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枳实的基原历经从枸橼成熟果皮到酸橙幼果的变迁,此过程以强化“破气消积”为导向,导致古今药性产生差异。2)《伤寒杂病论》中枳实的

功效以“破结消胀、除痰逐水”为核心,其作用趋势高度依赖配伍,而非单一向下。3)后世对《神农本草经》枳实功效的阐释分歧,部分源于基原变更后与“以皮治皮”等法象理论的脱节,提示在理论研究与临床应用时,应重视枳实“皮类药”的原始属性。本研究强调了本草历史演变在经方研究中的重要性,建议在经方临床与科研中充分考虑古今药物差异。未来研究可深入开展枸橼与酸橙枳实的药效学对比实验,为经方的本源药物应用提供现代科学依据。

参考文献

- [1]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M].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0:257-258.
- [2]周祯祥,吴庆光. 中药学[M]. 3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3:180.
- [3]赵志恒,李岩.《伤寒杂病论》枳实“除寒热结”功用探析[J]. 中医学报,2019,34(10):2100-2102.
- [4]黄盛娜,姚洁敏,孙玉萍,等.《伤寒杂病论》枳实运用探析[J]. 江苏中医药,2017,49(9):63-65.
- [5]赵佳琛,王艺涵,翁倩倩,等.经典名方中枳实与枳壳的本草考证[J]. 中国现代中药,2020,22(8):1175-1184.
- [6]李毅盛. 七味经方用药的基原研究[D]. 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23.
- [7]佚名. 神农本草经[M]. 王德群,点评.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8:93.
- [8]陶弘景. 名医别录[M]. 尚志均,辑校.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108.
- [9]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M]. 王家葵,辑校. 南京:凤凰出版社,2023:270.
- [10]汲守信. 枳实与枳壳的品种及临床功用变迁沿革考[D]. 成都:成都中医药大学,2011.
- [11]唐慎微. 证类本草[M]. 王家葵,蒋森,点评.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1:930-932.
- [12]陈藏器. 本草拾遗[M]. 尚志均,辑释. 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130.
- [13]寇宗奭. 本草衍义[M]. 张丽君,丁侃,校注. 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2:57.
- [14]裴莉昕,纪宝玉,陈随清,等. 枸橼药材的本草考证及质量分析[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7,23(21):39-44.
- [15]曲中原,李苏楠,孙志伟,等. 枳实化学成分与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关联性分析及实验验证[J]. 中草药,2022,53(20):6521-6528.
- [16]李时珍. 本草纲目[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2:1213.
- [17]周岩. 本草思辨录[M]. 陆拯,点校. 北京:中国中医

- 药出版社, 2013: 140.
- [18] 邹澍. 本经疏证[M]. 张金鑫, 点校.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9: 290-292.
- [19] 韩美仙. 基于药物重量实测的经方本原剂量研究[D].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1.
- [20] 杜茂波. 《伤寒论》药物剂量问题探讨[J]. 中国中药杂志, 2019, 44(22): 5012-5016.
- [21] 赵佳琛, 翁倩倩, 张悦, 等. 经典名方中芍药类药材的本草考证[J]. 中国中药杂志, 2019, 44(24): 5496-5502.
- [22] 张建军, 黄银峰, 王丽丽, 等. 白芍、赤芍及芍药苷、芍药内酯苷对综合放血法致血虚小鼠补血作用的比较研究[J]. 中国中药杂志, 2013, 38(19): 3358-3362.
- [23] 章丽, 赵冰洁, 袁嘉瑞, 等. 牡丹皮、赤芍与白芍对急性血瘀模型大鼠活血功效的比较研究[J]. 中草药, 2016, 47(15): 2676-2683.
- [24] 陈曙光, 王加锋, 赵栋, 等. 从“以皮治皮”论法象药理[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1, 36(11): 6659-6662.

Re-Examination of the Efficacy of Zhishi (*Fructus Aurantii Immaturus*) in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 (《伤寒杂病论》)

ZHEN Chen^{1,2}, LIANG Ruiting^{1,2}, LIU Shulin^{1,3}

1.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006; 2. First Clinical Medical College,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3.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issue of understanding the efficacy of Zhishi (*Fructus Aurantii Immaturus*) in the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 (《伤寒杂病论》) caused by changes in the botanical origin of the herbal medicinals. Through a historical tracing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the efficacy theory of Zhishi in the Han Dynasty is further discussed. Historical tracing shows that the botanical origin of Zhishi evolved from the mature fruit peel of Juju (*Fructus Ponciri Trifoliatae*) in the Han and Tang dynasties to the immature fruit of sour orange after the Song Dynasty. This evolution strengthened its function of "breaking stagnant *qi* and dispersing accumulation" but caused a disconnection between later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s of Zhishi and its Han Dynasty application. Analysis of formulas containing Zhishi and the herbal combinations in the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 reveals that the functions have high similarity with records in the *Miscellaneous Records of Famous Physicians* (《名医别录》), and the effect trends are highly dependent on herbal combinations. The therapeutic range broadly covers the chest and abdomen rather than focusing solely on the lower *jiao* (焦). Therefore, accurately understanding the efficacy of Zhishi in the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 requires returning to its Han Dynasty origin (mature fruit peel of Juju), where its properties lean more toward unblocking constraint via diffusing and dissipating rather than aggressively breaking constraint *qi*.

Keywords Zhishi (*Fructus Aurantii Immaturus*); materia medica verification; *Treatise on Cold Damage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 (《伤寒杂病论》); herbal efficacy

(收稿日期: 2025-09-28; 修回日期: 2026-01-21)

[编辑: 邓媛]